



透视80后女性婚姻
深度解读最受网络争议的闪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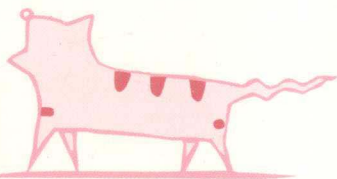
一面80后思想的多菱镜，一个80后生态的万花筒，
一段烈火真金的生活，迸出激情与青春的火花，
化作一道绚烂而迷离的光影！

刘笑笑 著

别拿
女妖

姻
当
爱

佳



轻小说 13

珠海出版社

别拿妖姬当爱情



刘笑笑♥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拿婚姻当爱情 / 刘笑笑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453-0083-3

I. 别…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6755号

别拿婚姻当爱情

作 者: 刘笑笑

责任编辑: 曹杜鹃

策 划: 北京阅读时代图书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特约编辑: 任落落

封面设计: 牛毅书装 (13269110686)

版式设计: 酒心堂·阿木

出 版: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邮 编: 519001

印 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数: 170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083-3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毕业就结婚

020

被限制的爱情

037

为爱修复处女膜

050

爱不是独自缠绵

085

为爱赴身的女子

095

做勇敢的“破鞋”

095

什么是处女情结

107

为孩子折腾

116

容器里的婴儿



126

最后的情人

134

1983, 那一年

140

异常猫事

152

感情, 别牵扯钱

160

有一种爱, 与婚姻无关

170

婚姻, 捆绑诱惑

180

做三毛那样的女人

192

另一个自己

202

为爱妥协

214

紫色年华

224

让懂你的人爱你





毕业就
结婚

NO.1

缘分这东西，大抵应算作宿命的不明账目，大多数人都相信它的存在。人的背后仿佛是无形的提线，若不是它的操纵，素昧平生的人们怎么会在不期中聚首，并演绎出一段段或喜或悲的故事？

但提起与陈孜铭的相识，吴小爱一定矢口否认：什么缘分啊？或许三分天注定，七分纯粹是人折腾。

那是在毕业前一个月，同学们的周末大逃亡将偌大幢宿舍楼重新送回了楼兰古城的空寂。小爱很不习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回家更是觉得无聊，就一个人出去溜达。

进入6月的北京，一天热过一天。小爱穿一件米色的针织衫，下身是窄紧的牛仔裤，就觉得穿多了，于是到哈根达斯买了一杯冰淇淋，刚吃了几口，见11路公交车驶进车站，就跟着人群上了车。

周末的人在家待不住，将车厢都要挤爆了。小爱好不容易抓到扶手。摇晃之中，冰淇淋晃出一滴，落在身旁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的肩上，幸好人多嘈杂，他没有注意到。小爱吐了吐舌头，见那男人一身光鲜笔挺的西装，领带扎得中规中矩，心想还是





敬而远之为妙。但是福不是祸，恰在这时，前面来了个老奶奶，那男的“嚯”地一下起身让座，刚好碰到了小爱的手肘，冰淇淋脱手而飞，一个180度大空翻之后，就结结实实地盖到了那男的身上。这一下不得了，小爱连连道歉，还掏出纸巾给他擦，还说要赔些钱给他去洗衣。

那男人先是很恼火，却又显得无可奈何，说：算了，算了，赔钱有什么用？车一到站，他就下车走了。

幸好遇到个好说话的，一场小风波平息，小爱到达目的地，先去书店买了一本，然后就到书店隔壁的星巴克看书去了。

咖啡屋依旧是人满为患，小爱只得先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位置将就而坐，眼睛四处梭巡好位置。她注意到靠窗的2号桌有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一人独座，一会儿心不在焉地调弄着汤勺，一会儿又掏出手机来看，心浮气躁的样子。

小爱比她还着急，巴不得她快点走路，以便鸠占鹊巢。终于，她忍不住拨了个电话，像是对什么人兴师问罪：“你介绍的究竟是什么大牌人物啊？还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难不成想让我等他吃消夜？好，好，再等等，以四点钟为最后期限，超过时间，本小姐就不伺候了！”

小爱听明白了，一看时间，才三点钟过一点，心生一计，决定帮那女人一把。她把手机关了，径直来到那女的面前，说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借你的发个短信？

俗话说笑脸难拒，而且又是用她的卡，那女的稍作犹豫后就把手手机给了她。小爱接过手机换上自己的卡，装模作样地按键，不过，她没有发短信，而是进入手机的时间设置区，把手机的时间调快了40分钟。操作完毕，小爱向她道过谢后就若无其事地回了座。

小爱坐在座位上回想刚才那一幕，心不跳手也不抖，演戏绝对到位，她开始暗自傻笑起来。

过了一会，那女的习惯性地拿起手机，一看眉头就拧了起来，拨通电话：“叫他别来了！”说完，提起皮包地走了。小爱见阴谋得逞，心里窃喜，连忙移坐过去。那女的还真不走运，气冲冲地走出大门时，又与进门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走路不长眼啊！”

“对不起！对不起……”只听一个男的连声道歉。

小爱心里笑开了花，怡然自得地看着书，一边端起咖啡来呷了一口，就听一男人



走到面前说：“等很久了吧？实在对不起，我……”

小爱抬头一看，这不就是车上的那个倒霉蛋吗？换了一身西装追来了！小爱“扑”地一口就喷了出来，那男人的衣服算白换了。他连忙拿出纸来擦，刚要开口，小爱将他打住，从钱包中掏出一张“老人头”说：“什么也不要说。两套衣服一起洗，你看这点够吗？”

“是你啊！算了，算了，我们真是有缘哪。”那男的也认出了她，笑得有些局促。“我叫陈孜铭，今年30岁……不，29岁半，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

小爱一脸茫然地听完，不知他打什么主意，面无表情地说：“幸会了，陈先生，谢谢你的大度，请问还有别的事吗？”

陈孜铭很窘，急忙解释道：“请不要生气，曼丽小姐，第一次约会就迟到是我的不对，可我那是回去换衣服耽搁的，这你是知道的啊……”

小爱越听越糊涂，转念一想，就什么都明白了，差点笑岔了气，半天才直起腰来说：“你的曼丽小姐刚才和你擦肩而过了，快去追吧。”

按常理来说，误会消除了，陌生人也该重归陌路了。但吴小爱从这个敦厚的男人眼中看到了某种色彩，加上是自己搅黄了他的好事，就这么game over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陈孜铭干脆将那个脾气不怎么好的曼丽小姐抛之脑后，将错就错地与小爱开始了交往。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由于吴小爱毕业在即，陈孜铭也说自己比猴儿忙，两人交往经常是闻其声而不见其人，倒是用电话给通讯公司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有一次陈孜铭碰巧去她们学校那边办事，顺便约她出来吃了顿午饭。结果一大群人中他竟有本事招呼错人，弄得小爱跟着他尴尬。席间，也只是不冷不热的几句话，但这种淡漠的交往阻挡不了二人关系的发展，他们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目标。吴小爱时常在课堂上神游天外，别人都盼望能找份好工作，她却希望一毕业就嫁人托付终身。陈孜铭的不期而至，及时填补了这个缺位。

而陈孜铭王老五是旗杆上挂招牌——光棍有名，终身大事迟而不决，亲友的唾沫星子都快把他淹死了。尽管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浪漫温馨，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三个月后，陈孜铭正式提出求婚。在他看来，吴小爱也许不是十分理想，但是瑕瑜互现。她长得白皙细腻。身材娇小却凹凸有致，有一种集任性、倨傲、妩媚、柔弱





于一身的小女人味。尤其难得的是，她应该也算中产阶级出生，却没有过高的物质要求，就凭这一点，就是他该阿弥陀佛地感谢上天厚爱，还有什么不满意？

吴小爱没怎么想就答应了，当天就带着陈孜铭回家去了，蒙在鼓里的父母措手不及。

父母对陈孜铭的第一印象还不坏，就是不满女儿的冒失。更不能理解他们的进展速度。除了这些，争议的焦点在于陈孜铭的背景和年龄。

将陈孜铭送走后，妈妈拉着女儿的手进了卧室。

“你们才认识几天啊？你对他了解多深？”妈妈带着诘责的口气，她是小学教师，姓张，思考的角度也不同。想了想，又问：“他是贵阳人，离乡背井在北京，30岁了都没对象，这背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吴小爱很不以为然，理由一大堆。这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没见那些恋爱长跑的恋人，等不到结婚就各奔东西了。就算是几年十几年的老夫老妻，真的过不下去了，还不照样一拍两散？难道双方还不够了解？再说，30岁也不老啊，这个年纪单身的人一抓一大把。没听说吗？现在的男人是三十一枝花，风华正茂，又历练成熟，比那些毛头小子不知强过多少！

妈妈被她连珠炮似的反驳说得一怔，想一想又摇头：“不行！不行！万一你们结婚他又回贵阳去，听说那地方到处是山，又闭塞又偏远，要啥没啥，你一辈子就耗在那里了，你能受得了吗？”

吴小爱俏笑一声：“张老师，您不觉得多虑了吗？人家脑子没进水，在北京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那穷乡僻壤去？况且，贵阳也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吧？伟大的祖国还号召我们投身到西部大开发去呢。”

说那么多，妈妈就是难以接受：“还是不行，你们不合适……”

吴小爱马上一副乖乖女之态，说我知道您是想给掌上明珠挑个乘龙快婿，但陈孜铭也不差啊，长相端正，身高1米75，正牌北大毕业，月薪过万，别尽挑肥拣瘦的，差不离就行了。本来她还想说，不要对你女儿估值过高，过这个村恐怕没这个店了。但话到嘴边就变了下文：“您不老说我娇生惯养吗，正好找个成熟点的来管着我啊？”

老师一般比较通情达理，妈妈又特别惯这个宝贝女儿，而今看来，她似乎铁了心，将陈孜铭说得跟花儿似的，口气也就慢慢松了下来，再想到女儿那小姐脾气，兴许找个宽容厚道的才能容她。她禁不住女儿的撒娇发嗲，最后勉强同意了。



“这事没得商量！”

不等女儿说完，爸爸将手一摆，反而给她上起了政治课。说这么大的事既不请示也不汇报，分明是目无尊长。爸爸经营着一个钢材厂，好歹有些身份和地位。堂堂厂长千金，终身大事自然不能等闲。他严肃地说，门户问题姑且不论，单是两人身上的南北文化差异，就难以交融，生活在一起，难免会磕磕碰碰。所以，即使不找个旗鼓相当的，最起码也得找个本地的。

小爱对这观点嗤之以鼻，说现在都全球经济一体化了，您的思想怎么一股锈味儿？这话未免有破坏团结之嫌吧？

但她嘴皮磨破，老头子就是铜佛一尊，根本听不进去，小爱忍不住激动起来，说自己的事自己做主。爸爸反倒不愠不火，说没有人剥夺你的自主权，但一时冲动就另当别论了。你少不更事，思想还单纯了些，爸爸是为你着想。气得吴小爱出去时将门摔得山响。

小爱在第二早就离家出走了。

在这之前，如果达不到预期目的，她一贯的做法是将父母当作空气不闻不问。只是，这一次的冷战升级了，不但见不到人影，而且电话也无法接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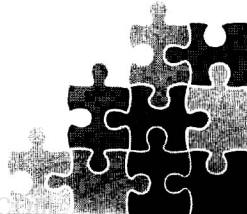
就在父母急得要报警的时候，小爱突然又回来了。才几天时间，她似乎憔悴了，爸爸虽没有苛责她，但说什么也不会因此改变初衷。

小爱呆在屋里连晚饭也不吃，妈妈放心不下进房去看她。过了不久，妈妈懊恼地出来，主动做起了爸爸的思想工作。

爸爸疑惑地说，孩子不懂事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跟着起劲？妈妈又是叹气又是顿足，支吾了半天才道出原委：女儿已经和他……超越了一般朋友关系。爸爸顿时吃了一惊，接着就喊胸口疼。妈妈慌了神，一边翻抽屉找药，一边央求他别气坏了身子。爸爸吃了药，朝妈妈发起了火，说这都是你管教无方给惯出来的！

妈妈说，现代的年轻人啊，哪还肯像我们那阵子循规蹈矩啊？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只要双方都是你情我愿，就成全了他们吧。

爸爸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责备女儿不自爱吧，已经无事无补。只得随她去了，但聘礼他一口喊了四万。





NO.2

婚礼的场面很奢华。

小爱和陈孜铭一身礼服显得光彩照人，满面春风地站在酒店门口向客人敬烟发糖。

北京的亲友、同事和同学一共30多桌，谈笑风生，满堂生辉。陈孜铭的家族也不远千里地派出10多个人，这一组风尘仆仆又初来乍到的亲友团，略显局促但又举止粗放，让兼顾全盘的新郎有些照应不过来。

散席之时，陈孜铭的婶婶竟然在客人没有完全离座就开始打包，说可以在回去时的火车上吃。

小爱的眉头皱了起来，呆站在那里没说一句话，心里却直犯嘀咕：这顿饭就是能过了今晚也不过了明晚啊！这在平时或许无伤大雅，但今天是什么日子？当着众多人的面，陈孜铭也觉得有些难堪，更担心新婚妻子脸上挂不住，让他下不来台。

刚好小爱的几个同学围了过来，嘻嘻哈哈地说个不停，才化解了那尴尬的气氛。她们艳羡她好福气，说她眼明手快，一毕业就找到了归宿，而且是个一月能进一万的如意郎君。她们不知还要在纷扰尘世中摸爬多少年才能有她的造化。

小爱如愿以偿地笑了，笑声过后，冒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

随着喜色的褪淡，生活也逐渐走入现实轨道。小爱开始体会到婚姻其实不是一件美差。

首先，柴米油盐每天必不可少，而且翻来覆去就那几样。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地方，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除了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其余时间都在看肥皂剧，以前嗜之如命的韩剧看多了才发觉不过如此。一天当中最兴奋的时候，当属陈孜铭按响门铃的那一刻。看着丈夫一边吃着自己做的菜，一边和他说道东道西，她空寂了一天的心才有了温暖的充实。但晚饭一过，他通常都会去忙自己的，要么就坐到电脑前继续工作，要么就是捧起书本来啃。直到吴小爱生气了，他才很不情愿地放下手头的事，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呵欠连天地催促早点休息，仔细算来，夫妻真正相处的时间简直少得可怜。

她开始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生活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生活是为了什么？这个命题无疑很费思量，她百思都不得其解，又转为想念那些姐妹们，不知她们正在



做些什么？想必过得很逍遥吧？

与上学时相反，她现在特别爱回家。确切地说，是回父母的家。一进屋先抱怨一通，妈妈倒是心疼她安慰她，但爸爸的怨气未消，总是趁机将她一军：嫁出去的闺女，就是泼出去的水，要抱怨回自己家抱怨去！

吴小爱很是委屈，从父亲的态度，她意识到一个不愿承认的现实：家的意义已在婚姻中慢慢蜕变了。

也难怪爸爸会不耐烦，五十出头的人了，成天开着一辆别克在外面奔波，回到家里连顿饭都吃不清静。其实听到这些，他心里也不好受，更感到愤懑难平：当初你要嫁，没人逼你，九牛二虎都拉不住，完全是自作自受，现在又找大人诉苦来了。含辛茹苦养大女儿，到底图个什么？

不过，小爱也不糊涂，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事：陈孜铭从来都没对她说说过一句：我爱你。晚上他们亲热，他通常都是精简程序直奔主题，狂澜突发又匆匆退潮，完事便倒头呼呼睡去。一开始她没往心里去。想他每天对着电脑辐射，人很容易困倦，她尽量给予理解。但日复一日，他都没有表示出丝毫温存爱意。不由得让人怀疑，他是否真心爱她。这个她可以不计较，但既然结成连理，最起码要尽丈夫的责任吧？

都说贵阳人讲究清洁，陈孜铭的确很爱干净。只不过从结婚那天起，他脱下的一堆一堆脏衣服，都是小爱大包大揽，包括脏袜子、内衣内裤，她没有表示任何怨言，因为时至今日，她还没有找到工作，吃穿用度全都靠他，有种人在屋檐下的感觉。

这一天，陈孜铭忽然心血来潮要和小爱去拜望岳父母。

尽管对这个女婿还有些生疏，但对小两口的到来，二老还是表示很高兴。爸爸陪陈孜铭在客厅喝茶聊天，妈妈系了围裙去张罗饭菜。

小爱到厨房帮忙，少不了又对妈妈嘀嘀咕咕。常言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妈妈反觉得陈孜铭没她说的那么多不是，就开导她说，女人就应该勤快些，何况是照顾自己的男人呢。小爱听着有些耳熟，好像和婆婆如出一辙，也就没有反驳。

饭桌上，一家子有说有笑，气氛相当融洽，爸爸发现和女婿有很多话题，越谈越觉得投契，酒喝得十分顺喉，妈妈笑呵呵地给大家夹菜，吴小爱看到父母尽开欢颜，也感到今天没有来错。

手机突然响了，小爱接起手机笑了笑说，“小悦，我正式接受你的道歉……”

小爱口中的小悦，名叫安悦，是大学的同窗，而且是同宿舍的密友。但就是这样





的铁关系，在关键时刻放了她一次鸽子。

作为伴娘的不二人选，小爱一早就预定了，她却在婚礼前一天突然称生病不能到。小爱原打算不再理她了，但最终还是原谅了她，因为她事后说出的理由，让小爱实在不忍心怪罪。

安悦的爱情算得上轰轰烈烈。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四川的男生，从此就不可救药。网聊一个月后，只身一人跑到四川和那个男生私订了终生。

小悦乐观地以为，开明的父母一定会成全他们。结果他一亮相，就让平易近人的父母一下子失去了理智。父亲当时给了她一巴掌，然后对那个男的说了个字：滚！

一切都是他那身造型惹的祸，黄白相间的蓬松狮子头，缀满十多个口袋的大裤子，鼻子和耳朵上各钉着几个小环，这种很难说清是哈韩哈日还是丐帮风格的装扮，对于小女生来说无疑是帅呆酷毙的，但在食古不化的思想中，就成了无法容忍的歪风邪气，照安悦父亲的话，从衣着可见人品。

为了爱情，安悦做到了不顾一切，包括和父母反目。她想的是，内部矛盾可以日后化解，首先要抓注意中人。可万万没想到，当她从家中偷出户口本要和他去登记的时候，那男的却对她说：我们完了。

是的，他们完了。从相识到分手，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初恋和初夜都化为乌有，安悦的躯体突然失去了灵魂的支撑，马上就病倒了。

于是，就在小爱结婚的前一天，安悦给她打了那个电话，说不能到场了。小爱不得已临时拉来刚满20的表妹救场。她心里那个气啊，当时说了一句有口无心的话：等你和那个四川小子结婚我也不参加。她哪里知道，安悦打电话的时候几乎连电话都拿不稳，就是她这句话，再次将安悦的心击碎。

男人，真他妈不是东西！安悦放下电话，狠狠地啐了一口。

小爱重新坐回饭桌的时候，大家都吃完饭到客厅去了。陈孜铭对岳父岳母说，结婚快半年了，还没回过家一次。特意请了个长假，想带小爱回趟老家。爸爸笑着说应该，早就应该去了。

新媳妇见公婆是理所当然，可是小爱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在自己未工作之前，在陈家人面前多少底气不足，所以总找一大堆理由拒绝。提了太多次，实在搪塞不过去了，她就直接挑明不想去。陈孜铭想不明白，为此还和她闹过别扭。今天来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搬救兵，让老丈人、丈母娘帮着说导说导她。



“小爱啊，你这可不对，做父母的都指望儿女常回家看看，这点心情做子女的要体谅。”妈妈这话显得意味深长，削好一个苹果递给了她。

“工作都没有着落，我心里正烦着呢，而且这样去也不好意思。”

“都是一家人，哪那么多的俗套？再说，等真正工作的时候，时间就少了。你们这次可以多住些日子，一来可以和公婆团聚，二来呢，就当作旅游痛痛快快地玩一次，不是两全其美吗？”

“爸爸说的是啊，机会难得，现在去最合适不过了。”陈孜铭赶紧蛇随棍上，希望能够说服妻子。

“你们让不让人看电视啊？”小爱嚼着苹果，烦躁地对着电视屏幕。

“老婆，那你答不答应嘛？”

陈孜铭话刚说完，小爱感到筋骨都有些酥了，脸上泛起红晕。羞于父母在场，她忙别过脸去，羞赧地嗔道：服你了……

事情就算定了，陈孜铭怕小爱变卦，次日早晨去买油条的时候，先跑到车站，买了3天后北京西到贵阳的火车票。

NO.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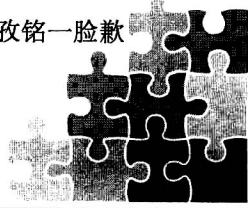
出发之前，夫妻二人特意去逛街购物。太过低廉的陈孜铭不让买，只允许小爱挑些精致或具有特色的东西，说一般商品在贵阳同样能买到。陈孜铭一边买一边扳指头数着人头，吴小爱非常惊讶，他从哪蹦出那么多穷亲戚和狐朋狗友？

一天采买下来，钱包差不多见底，两个人大包小包地拎着提着，活像两个经营百货的二道贩子。

陈孜铭似乎很在意小爱对自己家乡的感受，一直试图用那边的风景去感染她。从他极富感情且不无自豪的描绘中，贵阳应该是个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好地方。但遗憾的是，小爱并不动容，也没有表示反感，而是平静地跟他上了火车。

上了火车，小爱才发现陈孜铭订的不是卧铺票，而是两张硬座票。这下她可是火了，30多个小时的路程，这么又挤又臭地枯坐一路，到终点还不得发疯？

陈孜铭自知理亏，赔着小心，拉她找到座位，并承诺晚上补卧铺，吴小爱才肯勉强坐下。没料到中途上车的人多如潮涌，而且，卧铺票早已卖个精光，陈孜铭一脸歉





疚地坐回小爱身边，小声说：“老婆，委屈你了。”小爱顷刻间就要变脸，陈孜铭连忙温柔地将她揽入怀中。

他太了解小爱了，脾气说来就来，但哄一哄就会好许多。

一路上满耳朵除了车轮碰击铁轨单一重复的声音，就是陈孜铭讪讪的说话声。当他说到父亲名字叫陈晓东的时候，一直望向窗外的小爱突然发出一声尖叫，继而哈哈大笑起来。没想到公公的大名会那么响亮，她实在是忍俊不禁。

陈孜铭的母亲叫葛梅，是一名会计。他说着补充了一句：家里的会计。原来，婆婆没有工作，只掌管家里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所谓流动资金，就是陈孜铭和他父亲爷俩交回家的钱，所谓固定资产，就是他家那几亩田地和两栋楼房。陈孜铭家原本是农村户口，在城市建设的圈地运动中被征拨了大部分土地，由此就沾上了城市的边。

对陈家的“发迹史”，小爱并不感兴趣，轻描淡写地说了声“哦”。

小爱见过婆婆一次，对她的印象是精明能干并且能说会道，尤其是她一张嘴，不管说什么都让人觉得顺耳。连她这个文科生都自叹不如。比如她说：两个人在一起吃苦受累是免不了的，男人吃苦在外头，女人吃苦在男人背后。

吴小爱先是点头，琢磨之下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应该翻译为：女人的天职就是伺候男人的。

不难想象，一个女人终日埋首在男人背后，能有多少自我？失去了自我，又有多少幸福可言？文科出生的小爱并不缺乏联想，一句话她可以揉开掰碎来听，并且举一反三。照她自己的语录：思考是灵魂的呼吸方式。

那次婆婆握着她的手说“这闺女的手真滑，真白，真细”的时候，小爱真希望再听到一句：真好。但婆婆的意犹未尽让她不得不想，这不就是暗指自己娇气，会让他儿子受累吗？

对于这一类事，她从不会跟陈孜铭唠叨，多说也无益。23岁的她或许很多地方不成熟，但内心已涂上深深的底色。

陈孜铭买了很多零食讨她欢心，并保证到家不会让她干任何活，因为，妈妈是不会让她动手的。小爱不置可否地一笑。同床共寝那么长时间，他只知道迁让，并不了解她真正的心思。而她越是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陈孜铭越是坐立难安，想着法儿来取悦她。但这种笨拙的取悦往往适得其反。



到了贵阳已是晚上8点多钟，出站口前人山人海，昏聩的灯光投散在喧嚣的场面上，一股完全陌生的异地气息迎面而来，小爱的心情顿时直线下落。

来接他们的是陈孜铭的堂弟陈懂。小伙子长得浓眉秀目，亲热地喊了一声嫂子，就把小爱手中的包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陈孜铭和陈懂本是断骨连筋的同胞兄弟。因为小时家境不好，陈孜铭的成绩又出类拔萃，眼看供两个孩子读书非常困难，父母一筹莫展，成天长吁短叹。刚巧大伯家只有两个丫头，父母便舍卒保车，把陈懂过继给了大伯。现在条件改善了，有意要召回陈懂，但覆水难收，他们只能以堂兄弟相称了。陈孜铭提起这事总是心有戚戚焉，总觉得是自己挤走了弟弟，希望能够有所弥补。

吴小爱头一回听到这样的事，感到好笑，说你们家这叫左手换右手，不赔本的买卖啊。不过，关系就搞得复杂了。

小爱跟着哥俩上了出租车，穿过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市区，半个多钟头才到了郊区的陈家。

陈孜铭的父母早在门首翘望了，还有些围看热闹的人。小爱一下车，婆婆就上前牵了她的手进家。

他们家是依势而建的三层小楼，只是周边林立遍布的楼群中的普通一分子。房子的结构不太合理，没有华丽的外表，地砖也失去了的光泽，从里到外都透着股粗放之气。

进屋刚坐下来，一家人还不及叙话，几个吴小爱从未谋面的男子生拉活扯地带走了陈孜铭，吴小爱以旅途劳顿为由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婆婆见儿子一走，媳妇就露出不悦，于是说了几句寒暄的话，就让陈懂带她到楼上去休息。

正如陈孜铭所说，小爱不用插手任何家务，反而是婆婆给招呼得妥妥帖帖，把饭菜端到房间里，并对她解释说，孜铭几个哥们一听他要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早就等着他聚一聚了，冷落你了，千万别见怪啊媳妇。

其实这种情况小爱已见多不怪了。刚结婚一个月时，陈孜铭有两个朋友到北京，说什么在家靠亲人，出门靠朋友，我们就在这里落脚了。结果住了一个多星期还大有不想走的意思。这也难怪，白吃白住不说，还有不用上班的小爱当保姆天天伺候着，这样舒坦的日子谁舍得走？好不容易走了，陈孜铭送出门一个劲地说：你们别跟我见外，有空再来！有空再来啊……小爱在屋里听得直冒火，他脚刚跨进门，她就把那半

